

X la anglaise
profondément
l'ancien.
Ecriture

10 LOUIS LAMBERT. à l'ancien.
politique. D'ailleurs, le père et sa femme, chérissant Louis comme on cherit un fils unique, se résignent le contraire en rien. Quand l'âge de cinq ans, l'Ancien et le Notreau Tremblay étaient tombés entre ses mains, ce livre où sont contenus tant de livres avait décidé de sa destinée. Son enfance

imaginative compéte

29 29
deux mondes? s'éprit de l'enfance romanesque d'autrefois de ses parents tout orientait? ou, dans sa maturité, pourvut son ame sympathique à avec la sublime religion appartenir des mains divines? Le reste de sa vie sera pour quelques lecteurs une réponse satisfaisante à ces conjectures. Un fait résulte de l'ensemble de l'œuvre de tout Montaigne: quelles des livres qu'il

18 18
l'aient apporté
deut
l'ancien

巴 尔 扎 克 全 集

巴 尔 扎 克 全 集
de la
Bible

巴 尔 扎 克 全 集

巴 尔 扎 克 全 集

巴 尔 扎 克 全 集

巴 尔 扎 克 全 集

巴 尔 扎 克 全 集

巴 尔 扎 克 全 集

巴 尔 扎 克 全 集

巴 尔 扎 克 全 集

巴 尔 扎 克 全 集

巴 尔 扎 克 全 集

巴 尔 扎 克 全 集

巴 尔 扎 克 全 集

巴 尔 扎 克 全 集

巴 尔 扎 克 全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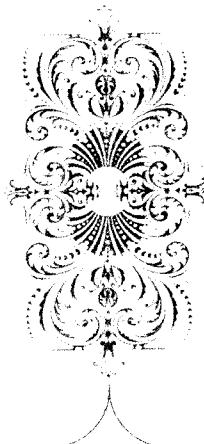
S. Balzac

巴尔扎克诞辰二百周年纪念

巴尔扎克全集

第二十九卷

杂著 [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Balzac

Œuvres Diverses

III

Œuvres complètes de Balzac

Louis Conard, Libraire - Éditeu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尔扎克全集(29)/(法)巴尔扎克(Balzac, H. de)著;
陆秉慧, 刘方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1 重印
巴尔扎克诞生二百周年纪念
ISBN 7-02-002044-5
I . 巴… II . ①巴… ②陆… ③刘… III . ①巴尔扎克
(1799~1850) - 全集②文学评论 - 文集 IV . 156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2381 号

本卷编校人员: 艾 琦(责任编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545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4.625 插页 1

199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501-2500

定价 36.50 元

目 次

杂著 [二] (1832—1840)	陆秉慧 刘方译 (1)
德·阿尔古先生的鼻子的一天	(3)
圣西门教	(7)
两个人的命运或发迹的新方法	(11)
公共马车出发前	(16)
法国式谈话的样品	(19)
《褐色故事》.....	(56)
雅克-安东尼-布里吉特·德拉特其人	(58)
丧仪的折衷	(62)
《漫画》第六十三期诉讼案	(64)
勒菲力波坦	(67)
评《乱伦 附：美丽的摩尔人》.....	(76)
评拆除德·贝里公爵纪念堂的计划	(80)
四月末家庭住址的变动	(86)
霍乱病的恶作剧	(89)
一个女人的一生	(91)
拒绝	(98)
论保王党的处境	(106)
《趣味画》.....	(127)

《印第安娜》.....	(129)
文学	(131)
版画	(132)
《漫画》停刊的原因	(134)
《路德维格·梯也克全集》.....	(136)
奥林匹斯山上的伪神们	(138)
论现代政府	(142)
就《论人的轮回和复活》一文给夏尔·诺 迪耶的信	(162)
从巴黎到爪哇的旅行	(179)
《航海文学》.....	(216)
《我心目中的女人》	(218)
《无业游民与昂盖朗·德·马里尼》	(219)
魔宫喜剧	(222)
给十九世纪法国作家的一封信	(265)
一个好主意在官场的遭遇	(288)
布里雅-萨瓦兰	(319)
《如此人世》.....	(329)
记者特里布莱	(334)
巴黎纪事	(337)
文学与科学评论	(339)
I 《自杀问题对话录》	(339)
I 《十九世纪的隐修院》	(345)
I 《月亮里的发现》	(352)
IV 答伪称小约翰·赫歇耳先生的《月亮里 的发现》诸作者	(355)

V 《梯也尔先生的部，基佐先生的议院和反对党》	(359)
VII 关于著作产权和盗版问题	(367)
国际政治述评(1836年2月24日至7月25日)	(377)
殉道者	(545)
路易十三	(591)
路易十四	(603)
路易十五	(616)
路易十六	(628)
路易十七	(638)
路易十八	(643)
拿破仑准则与名言录	(654)
体面的女人	(659)
公证人	(672)
息爷专论	(686)
外省女人	(714)
关于贝莱的公证人佩台尔诉讼案的信	(727)
文学家协会对《鲁昂备忘录》的诉讼	(779)
编后记	(782)

杂著

(三)

陆秉蕙 刘方译

德·阿尔古先生的鼻子的一天*

正如人们曾这样评论
罗耀拉①那把闻名遐迩的匕首：
“刀柄在罗马，刀尖在四方。”

爱德华·达姆贝尔

某些面孔上的隆起部位就像地理上的至高点，或历史上令人痛心疾首的日子，尽管你对它显得极其自然地满不在乎，但你目光却受其吸引而停留，你的思绪为之萦绕而流连，它们引来滔滔评论，然后被诉诸笔墨。

在七月革命中发生的所有事件里，有一件事特别突出，无疑当列在首位，那就是德·阿尔古先生的鼻子，这鼻子如同一座官方建立的纪念性建筑物，成了一张富有特色的面孔的称号，这张面孔，格朗维尔②已为我们《讽刺》周刊的订户提供过不少它的复制品了。

* 本文于一八三二年一月十二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当时署名歌仁·莫里索。德·阿尔古(1782—1858)系法国政客，王政复辟时期曾任多种要职，七月王朝时期又先后担任海运部长、商业部长、劳动部长、内务部长等职。

① 即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西班牙贵族，耶稣会创始人。

② 格朗维尔(1803—1847)，法国漫画家、雕刻家，他的漫画常在当时的《漫画》周刊上发表。

趁此机会，我敬请诸位注意表明卡西米尔·佩里埃先生^①感觉敏锐、眼光远大的又一证据。政府里还有一个重要而棘手的职位有待赐于某人，那是七个部中的一个部，而且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宝座，结果是德·阿尔古的鼻子占了这个位置。佩里埃没从新近崭露头角的或早已享有盛名的人才中寻找人选，他发现了德·阿尔古先生的鼻子，便抓住不放了。车工也许会把这鼻子做成一个伞柄，卡西米尔·佩里埃却让它做了部长。长期以来，大不列颠王国的命运不也是围着惠灵顿勋爵^②的鼻子转的吗！英国政权的这一部分受到多次的口诛笔伐，倒使其他部分免遭讽刺挖苦。可惜机体的上部构造亦很奇怪，它的竞争多少损害了人们期待于这一搭配的成功。然而，论到鼻子这一地方特产，法国与三岛王国^③的辉煌相比毫不逊色，而且，倘若再举行一次列强会议^④，惠灵顿勋爵与德·阿尔古先生可以用他们的鼻子在海峡上组成一座神圣联盟的拱桥。

德·阿尔古的鼻子外长内秀，总的来说是一副好好先生的模样，它其实丝毫不能弥补议会主席身上的品质缺陷。只是据说相互间的默契把这两个有趣的部分亲密地连接在了一起：如果说议会主席全靠德·阿尔古先生的鼻子去嗅，那么德·阿尔古先生则全靠议长的眼睛去看。两人的关系确乎达到一种完美的和谐；有人曾看到他们俩鼻子挽着手臂友好地散步呢。

明察秋毫的德·阿尔古先生是永远不会遇到类似德·欧贝

① 卡西米尔·佩里埃(1777—1832)，法国国务活动家，曾任议会主席，内阁总理兼内务大臣。

② 惠灵顿(1769—1852)，英国军人和政治家，在滑铁卢战役击败拿破仑。

③ 指英国。

④ 列强会议，一八一五至一八二五年期间，英、法、俄、奥、普等国为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而定期举行的会议，后成为镇压欧洲革命的机构。

萨埃尔先生遇到过的那种被造谣中伤的倒霉事的：当他和某人面对面讲话时，他整个人还站在一定的距离以外；他和他亲爱的议长讲话时，总是谨小慎微，伸长脖颈，绷直腿弯，站在半开着的门的门槛上，询问他的健康情况，这时他的鼻子在议长的安乐椅周围亲热地摇来晃去，而身体的其余部分则还在餐室里。

鼻子过分长有时也引起一些不便。幸亏这些不便只涉及个人，丝毫不损及国家的命运。比如在朝廷最近举行的一次舞会上，V夫人的位置正好安排在国家元首年俸推定继承人的对面，V夫人对此人做出三十二种媚态，递送了五十八个秋波，全都是备用的，而且是最高雅的；然而这九十多情动作，他一个也没看到：原来，德·阿尔古先生坐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他那突在面前的鼻子不幸正好横亘在亲王和V夫人之间，把V夫人费尽心机使出的浑身解数全给遮住了。

临了，因作为部长不能总呆在原地，德·阿尔古先生便离开了自己的位置，告别了王室的喜庆活动。

这时，很快又出现了新的障碍。他走到圣奥诺雷街，忽然行人车马壅塞，交通中断了十多分钟。大家正寻找突然阻塞的原因而又百思不得其解时，德·阿尔古先生抽身走进附近一家咖啡馆里避一避，道路一下子便通畅了，滞留了一阵的人群也流动了。

静下心来的部长用一杯加牛奶和糖浆的浓茶和《信使报》的一段文章为自己压惊。在市政工程和个人磨难方面，这累人的一天看来看去此结束了，然而一个近视眼的张冠李戴将要改变这一天的结局。

德·阿尔古先生坐在咖啡馆带长凳的桌子的一端，这时一位顾客来到他面前，德·阿尔古先生从此人一动不动和观望等

待的神情猜到，他想从自己面前通过，到尽里头占一个位置。于是德·阿尔古先生尽量闪开身子，好给这陌生人让出尽可能大的空间，那样子很像在出席亲爱的佩里埃先生主持的部长会议。他笔直地贴在墙上，正准备重新入座，忽然觉得一样使人不舒服的、碍手碍脚的东西悬在他的鼻子上……原来，那位近视眼顾客想脱掉帽子，便把它挂在了德·阿尔古先生那个突出的部位上，他把那鼻子当成挂衣钩了！

欧仁·莫里索

圣 西 门 教*

I

一八一三年所写学说作品全集

按作品付报酬

——有名的叠句

自从圣西门教创立以来，据我们所知，它的成绩全是灾难，它的善行全是麻烦，它的意义不过是滑稽可笑之谈。对其竞争者来说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可是一位空论家对我断言，事情之所以如此，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是不诚心，二是不诚意。由此，当他进一步观察时便得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结论，那就是：一切事物既然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关联，那么从这两个表面障碍物里必然冒出已竣工的建筑物。

“的确，”空论家说，“为了达到第一个结果，我们必须永远宣扬和平与融洽，因为我们的听众会厌倦于打仗和互相揪头发，胜过我们厌倦于向他们说教。至于第二个障碍——不诚意，那些

* 本文于一八三二年一月十九及一月二十六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当时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圣西门(1760—1824)系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当时颇有一些信徒致力于圣西门主义的宣传。

被夸大、被歪曲的报告，那些不负责任的指控，我们将通过公布我们的精神胜利，通过列举我们的学说在去年取得的巨大进展来予以驳斥。”

“哦，太好了！”我怀着显而易见的满意心情大声说。事实上我对圣西门教很感兴趣，正像对一切滑稽可笑的事感兴趣那样。“这部奇怪的作品共有几卷？何时出版？”我问。

“只有一卷，但长达五百七十四页，八开本。书不久就要出版；瞧，这是校样。”

我翻开书，眼睛扫了一遍目录，又估计了一下书的几大部分，各部分下面的章节以及分类，便将摆在我眼前的长篇累牍的成果从形式和内容上归纳为下面这个表格：

	页数
告一般读者	143
为本学说信徒而写的特别前言	98
序	54
必不可少的开场白	79
本学说的原理	195
目录	4
	<hr/> 573

还剩一页留作学说所取得的胜利的品名表：我可没这份勇气去读它；但是，在第一册的标题后面，我加了几个我认为不可或缺的字：第三十一版。

II

本学说银行家罗德里格证券的行情

一八三〇年一月

出现了圣西门息票。倒霉的证券。——罗德里格家族抗议使用同姓。——圣西门的罗德里格渐渐缺乏勇气。利率百分之五十。购买息票者：零。

二月

改用雅致的蓝色纸张印制的圣西门股票重新出现。——报上的半官方消息透露当局命令关闭大厅。好几个股份以百分之二十五的价格抛出。

三月

一位德国亲王成了圣西门分子。明年一月份巴扎尔夫人^①可本金还股——上涨二十四生丁。罗德里格先生支付已故天神圣西门（生前是侯爵）的理发师所写回忆录的稿酬。

四月

灾难。亚洲霍乱蔓延到伦敦。竞争效应。病害的进展给学说在英国的推广造成损失。——下跌三法郎。

① 巴扎尔夫人，法国烧炭党奠基人、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主义的拥护者和宣传者之一阿尔兰·巴扎尔（1791—1832）之妻。

十一月

昂方坦^①老爹的灵感。——巴扎尔夫人升迁。——二十二个奥扎^②人皈依圣西门教，七万五千法郎的股票转换为圣西门股票，一八三三年末可偿还。

十二月

罗德里格先生的出纳中了风。——昂方坦老爹成了老天真。——圣西门教教廷迁到蒙佩利埃——价值258%的股票大量涌入，一八三三年一月底本金还股。

一八三三年一月一日

盛典。——圣西门主义者在蒙佩利埃召开大会，目的是选举新教皇。——会议开始，教友巴罗发表演说，大谈相互同情与普天之爱的必要——与会者发抖——能人恼火。——糟糕的解释——同情心爆发。——劳动者的狂热——骇人的骚乱。——巴扎尔夫人被强奸。——游手好闲者受木桩刑。——商店被抢——蒙佩利埃城遭洗劫。——圣西门学说胜利！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① 昂方坦(1796—1864)，法国工程师，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主义的主要拥护者和宣传者之一。他的姓与法语形容词“天真幼稚”是同一个词，故引出下一段里的文字游戏。

② 奥扎，哥斯达黎加南部海边的一个半岛。

两个人的命运 或发迹的新方法*

这是两个无赖的命运，一个叫里波佩特，一个叫马克卢。

这两个无赖在查理十世当正统国王的时代是走私贩；说句公道话吧，要论巧妙地干掉海关人员，世界上谁也不及他们俩。

波利尼亞克^①亲王常利用他们给自己弄点花边，而我则特别喜欢他们的烟草。我不抽其他烟。现在就请允许我暂停一会儿，抽几口烟。——好，行了。

可是，他们向海关人员开枪的次数多了，最后自己也挨了枪；至少里波佩特是如此，他左屁股上吃了一颗正统子弹，到现在走路时还拖着左腿。

至于马克卢，他脸上挨过一马刀，刀痕把脸划成上下两部分，这样他看起来总像在扮鬼脸。

落到这一步，两人才对自己的行当感到厌倦。他们带着各自的伤口来到巴黎，开始四处求职，当时时兴这么干。他们去拜见部长，一个拖着一条腿，另一个扮着鬼脸。两人自称是在街垒战中受的伤。马克卢因为伤在脸上，人家信了他的话；真是倒

* 本文于一八三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当时署名亚历山大·德·B伯爵。

① 波利尼亞克(1780—1847)，法国政客，王政复辟时期先后任大使、外长和内阁总理。